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無量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據一九一六年中華書局本影印

謝無量 編

中國婦女文學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 新登字05號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無量 編

責任編輯 賈傳棠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農業路73號)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印刷一廠印刷
850 × 1168 毫米 24 開本 15 印張 300 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册

ISBN7—5348—0669—0/1·264 定價 16.80元

中國婦女文學史目錄

緒言

第一編 上古婦女文學 中國婦女文學史一.....三

第一章 婦女文學之淵源.....三

第二章 周之婦女文學.....六

第一節 總論.....六

第二節 詩經與婦女文學.....一

第三節 春秋時婦女雜文學.....二

第四節 戰國婦女文學.....二

第二編上 中古婦女文學(兩漢) 中國婦女文學史二.....一

第一章 漢之宮廷文學.....一

第一節 唐山夫人.....一

第二節 班婕妤.....三

第三節 後漢馬皇后.....六

第四節	後漢鄧皇后	九
第五節	漢之宮廷雜文學	一一
第二章	婦女與五言詩之淵源	一六
第三章	班昭	一八
第四章	徐淑	二八
第五章	蔡琰	三〇
第六章	漢代婦女雜文學	三六
第二編中	中古婦女文學(魏晉南北朝) <small>中國婦女文學史三</small>	一
第一章	魏之婦女文學	一
第二章	晉世婦女之風尚	四
第三章	左九嬪	一〇
第四章	子夜與樂府諸體	二〇
第五章	蘇蕙迴文詩	二五
第六章	晉之婦女雜文學	六八
第七章	宋齊婦女文學	七八

第八章	梁陳婦女文學	八一
第九章	北朝婦女文學	九〇
第二編下	中古婦女文學(唐五代) <small>中國婦女文學史四</small>	一
第一章	唐之宮庭文學	一
第二章	武則天	一〇
第三章	五宋與鮑君微附牛應貞	二二
第四章	唐之女冠文學	二七
第五章	薛濤與娼妓文學	三三
第六章	唐之婦女雜文學	三九
第七章	五代婦女文學與花藥夫人	六〇
第三編上	近世婦女文學(宋遼) <small>中國婦女文學史五</small>	一
第一章	宋之宮廷文學	一
第二章	李易安	四
第一節	李易安事略	四
第二節	李易安與詞學	九

第三節	李易安之詩	一四
第四節	李易安雜文與四六	一八
第三章	朱淑真	二二
第四章	宋婦女之詞	二五
第五章	宋之婦女雜文學	三〇
第六章	遼之婦女文學	三七
第三編下	近世婦女文學(元明) <small>中國婦女文學史六</small>	一
第一章	元之婦女文學	一
第二章	明之宮廷文學	九
第三章	朱妙端 <small>附陳德懿</small>	一四
第四章	陸卿子與徐小淑	一八
第五章	文氏之擬騷	二二
第六章	沈宛君與葉氏諸女	三〇
第七章	方維儀	三五
第八章	明代閨閣文學雜述	三七

第九章 明之娼妓文學……………五七

第十章 許景樊……………六一

中國婦女文學史

梓潼

謝無量編

緒言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生人之道。一男一女。上世男女同等。中世貴男賤女。近世又倡男女平權。上世之男女同等者。自然之法也。中世貴男賤女者。勢力之所致也。近世復倡男女平權者。公理之日明也。古所謂夫妻。本有匹敵之義。故記曰。妻者齊也。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以治國之要。對曰。任仁義而已。仁義奈何。曰。愛人尊老而已。愛人尊老奈何。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以爲亂齊而誅營蕩。營蕩猶沿上世仁義自然之法。則尊老一也。夫可以拜妻。太公已開中世法術勢力之治。是以不然營蕩之言。自是以來。男日益尊。女日益卑。夫男女之天性。其始豈有異哉。近世生物學家。以婦人之能力。所以終弱於男子者。蓋由數千年以來之境遇。習慣。遺傳。有以致之。純出於後天之人。事而非其先天之本質。卽有異也。上世游獵時代。男子恆掠妻於外羣。又日馳逐山林清曠之地。以奮鬪爲業。其身體益強。而婦人每居家內。主飲食衣服之事。身體漸弱。加之多妻之習。尤使女子不得與男子同等。久而久之。男尊女卑。幾成定義。要決非生物本原。便有此區別也。生物原始大法。男女無二。人類與禽獸。同爲生物。禽獸之中。一雄一雌相匹者。雌雄之力常相若。鳩鴿之

類是也。一雄而匹多雌者。雌之力卽遜於雄。象類是也。女性不勝。大半自有多妻之法。以後男子可以多妻。斯女子恆制於男子。而其他不平之境遇。緣之以生矣。於是生男則多得男性。生女多得女性。又傳以多方之束縛。女性終劣。殆坐此也。然亦體力之不齊耳。至於心智之在內者。固不能有所損。歐美諸邦。凡男女皆教之學。則女子之才能。已往往與男子爭衡。任職受事。敏達不減男子。近且爭參與政治之權。美利堅女子。尤爲自由。近來學者多持男女同性之公理。故男女終有趨於平等之一日。斷可知也。

夫男女先天之地位。既無有不同。心智之本體。亦無有不同。則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卽以文學而論。女子固亦可與男子爭勝。然自來文章之盛。女子終不逮於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考諸吾國之歷史。惟周代略有女學。則女子文學較優於餘代。此後女學衰廢。惟薦紳有力者。或偶教其子女。使有文學之才。要之超奇不羣者。蓋亦僅矣。今世女學稍稍爲教育界所注意。使益進其勸厲之方。加以歲月。自不難與歐美相媲美。男女終可漸幾於同等。非特文學一事而已。

婦女文學。自古已盛。及塗山氏作南音。則周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成周之時。婦學規模大具。婦人之辨通有文者。所在而有。仲尼刪詩。多取婦人之作。然皆傳其篇章。未有專集。漢志始有李夫人歌詩。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隋志始有班婕妤好集。是爲婦人專集之最。

古者。至於選錄婦人文章。雖肇自孔門。六朝以來。始專以婦人名集。蓋有數家。而其書不傳。近世惟明鍾伯敬之名媛詩歸。清王西樵之然脂集。取材較富。然鍾書體裁頗陋。王書未播藝林。自餘作者。或錄詩詞而不及文。或錄文而不及詩詞。真偽錯陳。淫猥不棄。罕能綜其源流。會其體格。故覽者不足以觀婦女文學之盛衰也。

茲編起自上古。暨於近世。考歷代婦女文學之升降。以時繫人。附其製作。合者固加以甄錄。僞者亦附予辨析。固將會其淵源流別。爲自來婦女文學之總要。惟古時婦人專集。多就亡佚。清世可考者較多。故茲編至明而止。清以下當別采集。以爲續篇也。舊選咸不錄詩經。此是婦女文學之祖。如何可闕。故考四家義。確知其何人所作者。並以入錄。後世謂詩經多婦人矢口成章。然是說晚出。非古義。又不知誰何作者。殆未可從矣。自詩經以下。其他篇章。亦擇其精者。並先述作者小傳。其事無可稽。而文采不可沒者。亦偶著之。此本編體例之大略也。分爲上古、中古、近古、三編。

第一編 上古婦女文學

第一章 婦女文學之淵源

洛書摘亡辟曰。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之女。出爲之后。夫婦之道始此。杜佑通典。以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舊說以人皇時始有人。亦有以遂皇爲人皇者。遂皇在伏羲前。

此婦人之厥初也。至於伏羲又制嫁娶之禮。或云當時已有琴瑟。女媧嗣伏羲。又作笙簧。樂器所興。詩歌繼作。故詩疏謂神農時已有詩。則婦人文學亦宜起自皇時也。蓋太古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固無男女尊卑之辨。樂歌播習。應是男女所同。神農時既有詩。婦人豈無為詩者。惟皇代篇章湮滅。舉不可考。僅其理猶可推知耳。黃帝時玄女素女。蓋天神而降人間。啟兵法術數之道。要為荒遠難信。顓頊始立男女之別。其法曰。婦人不避男子於道者。拂之四達之衢。後來禮教益以加厲。拾遺記載少昊母皇娥歌。此是依託。拾遺記曰少昊以金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戲。竝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更歷唐虞。婦人文章。罕有傳者。而娥皇女英為著。日榜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有虞二妃。劉向列女傳。敘於母儀之首。姜嫄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實誕后稷。后稷承母之教。以興農桑。簡狄生契。為堯司徒。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教契以理順之序。契敷五教。多稟母訓。而北音亦簡狄所作。呂覽音初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舊說有娥佚女。即簡狄。高誘注曰。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古有東西南北四音。北音與南音最先。皆婦人所作。餘則夏孔甲作破斧之

歌。實始爲東音。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秦音所本是謂四音也。

北音雖先於南音。而南音所被尤廣。周南召南之所取風也。呂覽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曰。南方國風之音。取塗山女南音以爲樂歌也。吳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失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證也。於是塗山之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子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呂覽亦有此歌。僅四句。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列女傳曰。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則塗山女不惟作南音。兼有德行。塗山在今重慶。杜預曰。江州巴國也。有塗山。禹娶塗山。華陽國志曰。帝禹之廟銘存焉。案周召所以取南音爲風者。南音出於巴國。武王伐紂。庸蜀巴渝之人實從。所謂前歌後舞者。卽巴渝之歌舞。而南音之遺也。晉書樂志曰。高祖爲漢王時。自蜀定三秦。率賓人以從。勇而善鬪。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視其舞。曰。此武王伐紂歌也。使工習之。名巴渝舞。舞曲四篇。魏雖有改作。而其淵源並自南音。蓋南音歷千餘年。其節奏尙在。始爲周召德化之音。繼爲漢魏勇武之

樂。蓋詩樂是一。北音南音。其辭雖僅存一句。而南音於文學創造之力尤偉也。

第二章 周之婦女文學

第一節 總論

周時婦學始備。故上古婦女文學。亦周代爲盛。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又有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六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毛詩邶風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章學誠婦學曰。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又曰。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又曰。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禮經。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又曰。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婉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

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國殤魂返沙場。罄辭郊弔。以至泉水。茲流委宛。赴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章氏論周時婦學。頗得其要領。然謂婦學僅行於卿士大夫。非齊民婦女皆知學。此亦未必然。案井田之制。男女同巷。相從夜績。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知四方。是則民間女子。並能自歌其勞怨。年老又能采詩。春秋時雖下邑耕桑之女。類有辨通之才。見於載記。則民間亦自有婦學可知。惟宮壺以及士夫之家。其婦女有賢德文采者。尤易爲人傳播耳。

周初太姜太任太姒。並稱周室三母。太任文王之母。能以胎教。太姒武王之母。生十男。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周時婦學最隆。當時本早有六藝之教。禮樂尤爲婦人所通習。故春秋婦人。多能知禮。伯姬遇火。以保母不至。夜不下堂。竟速於火而死。尤守禮之著者。其餘婦人。雖行或不飭。而言有典則者甚多。禮樂之外。六藝亦當並在婦學。今列婦人所論易書詩義略可考者如下。

易教 穆姜淫婦人也。其論易教。孔子取之。左氏書之。列女傳曰。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季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箴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

書教 列女傳記孫叔敖母。及楚野辨女。並能稱書義。孫叔敖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游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嚟矣。必興於楚。及

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觀楚野之女。能引書義。知當時六藝之教。雖民間女子亦習之也。

詩教 周時婦人能誦詩者極多。而魏曲沃婦言關雎義尤可翫也。列女傳曰。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女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